

二、先入北師，再走前衛

在李仲生畫室，江漢東由面對畫紙不知如何下筆到走入立體派形的分析、結合，再到用一根線條造形，他的繪畫還在蛻變之中。

他的恩師現代繪畫的導師李仲生，形容他的畫是「追憶的心象」，自由飛翔於神祕的、幻想的、純真的、童話一般的，心感所及的心象世界。



1953年，江漢東入伍接受預備士官訓練。

〔右頁圖〕

江漢東 遊樂之三（局部） 1969

綜合媒材 69×61cm



渡海來臺，圓藝術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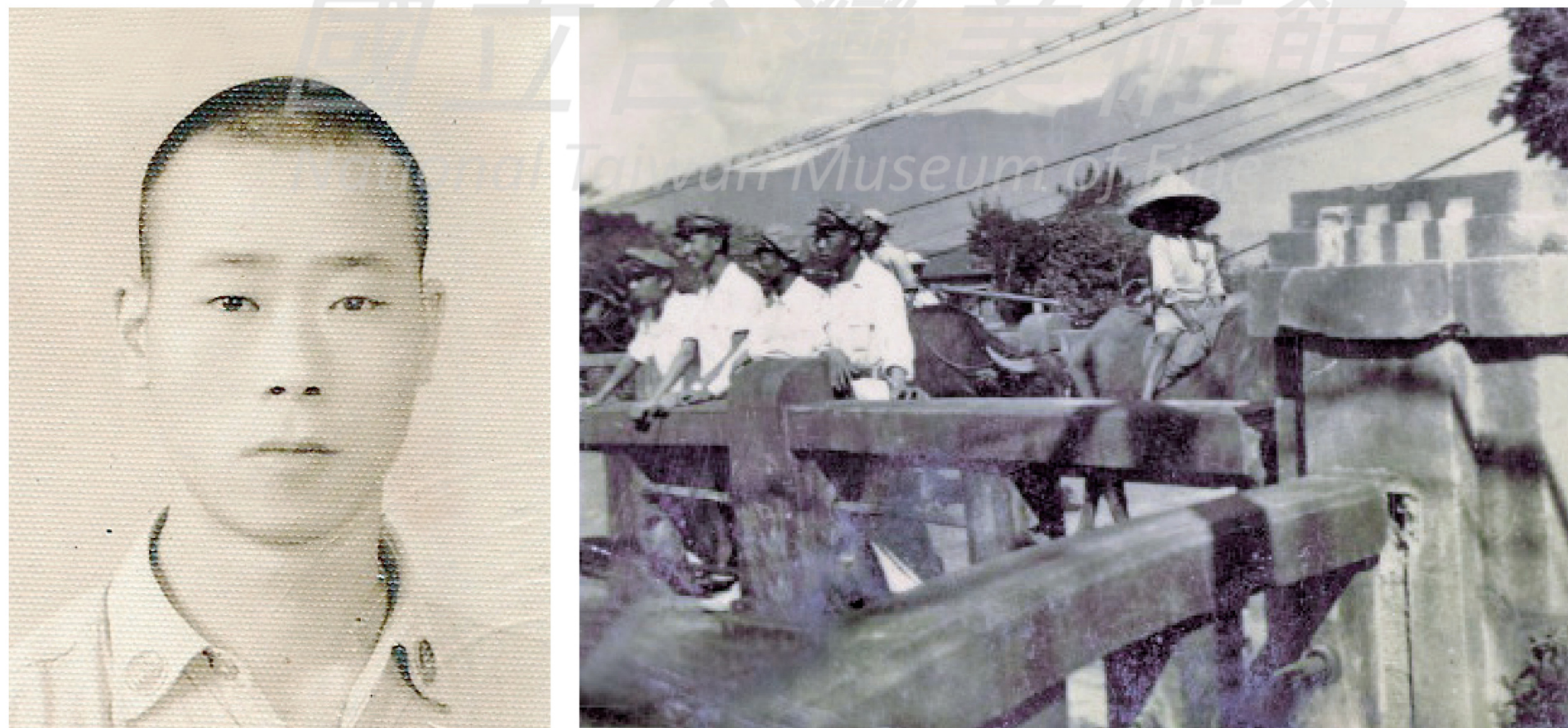
1948年7月，二十三歲的江漢東帶了一點費用由長汀到福州準備搭船，沒想到一路上錢幣不斷貶值，他竟連船票都買不起，只得向鄉親借了一點錢勉強買了船票。江漢東8月8日到了臺灣，彼岸故鄉的國民政府正大力發行金圓券，更導致通貨惡性膨脹，物資嚴重缺乏，人民飢寒交迫。只是他當時那料想得到萬里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此番一去竟是六十年無法復返，空餘無限的相思在心中。

從小就喜歡蹲在地上塗鴉的江漢東，自幼父親特別栽培他，在家鄉即接受詩書畫教育，埋下他熱愛藝術的種子，學生時代他對美術情有獨鍾，初中畢業許多鄰近的鄉民紛紛請他畫觀音菩薩，並供奉在家。

江漢東此番離鄉其實是別有懷抱，行前他對同父異母的妹妹說他不會回來分家產。他鐵了心連自己的後路也斬斷，他果真是為追尋藝術之夢而渡海來臺。原來他的築夢計畫在初中時便已開始孵育，江漢東說：「初中我們的老師都是廈門大學大三、大四的大學生，他們在思想

【左圖】
50年代江漢東個人照。

【右圖】
江漢東就讀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時與同學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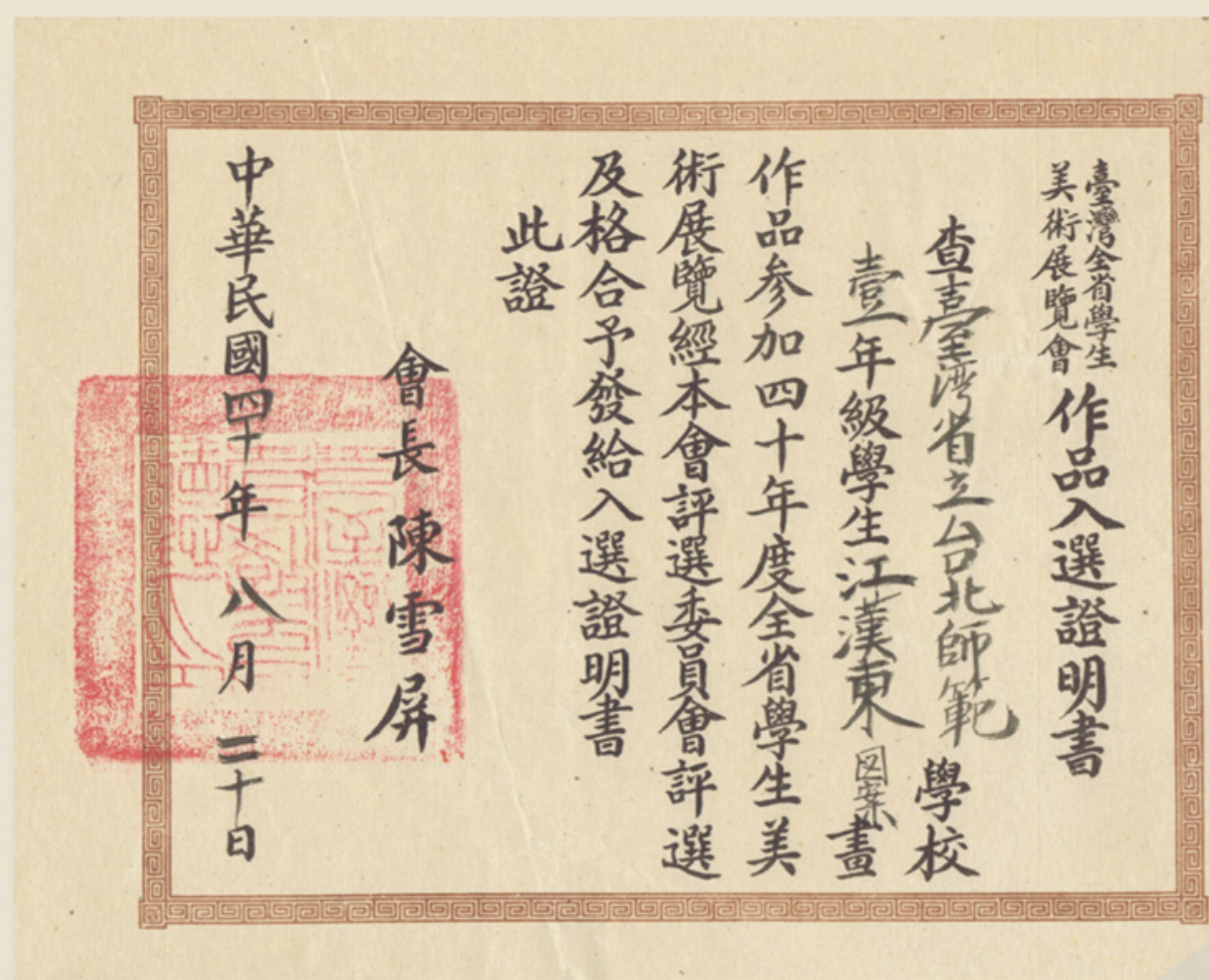


50年代，江漢東就讀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時的身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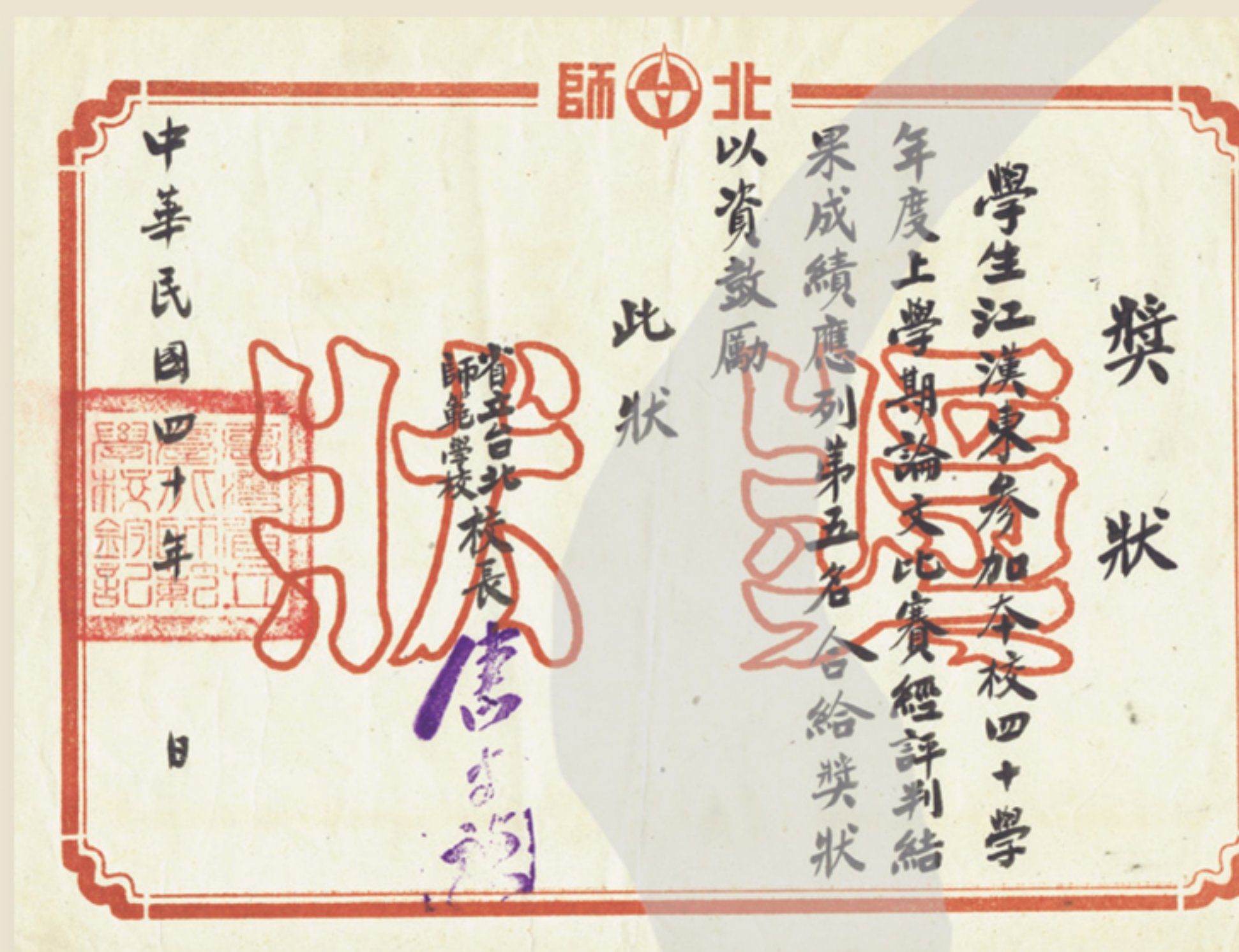
上很先進，趕得上世界藝術，老師們推介臺灣是高水平的教育，值得去拜訪。」老師的一番話讓他相信臺灣一定有美好的藝術學習機會，等著他全然投入。

窮酸教員，考上北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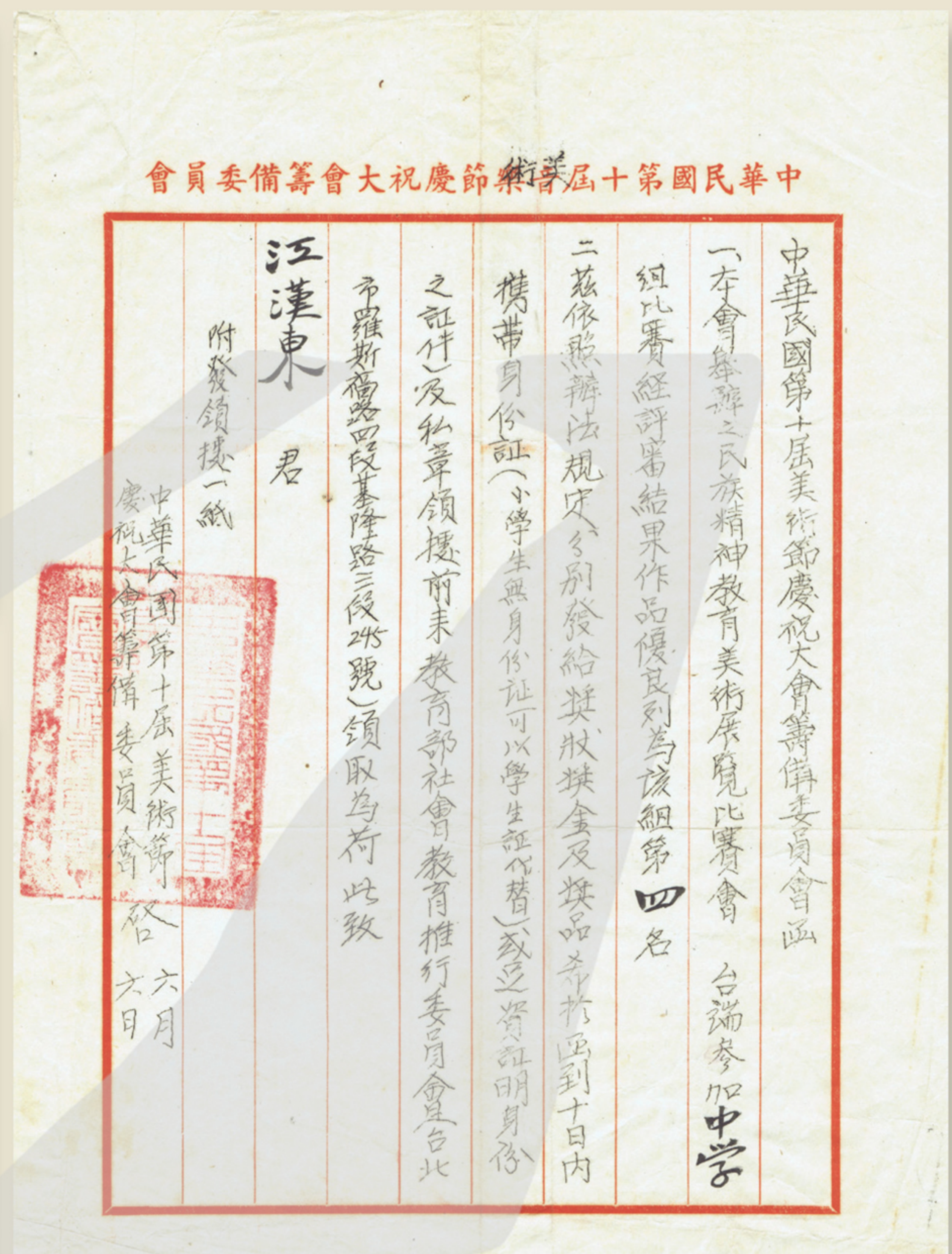
1948年江漢東來臺即趕赴臺北師範學校的招考，只可惜來遲了幾天錯過了考期，只好改考國民學校教員試驗檢定考，翌年他再赴考，如願考上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，卻因無力繳交註冊費，只好放棄。幸好前一年他已獲得國民學校教員鑑定考的合格教師認證，10月適時被分派到臺北縣偏遠的大坪國校教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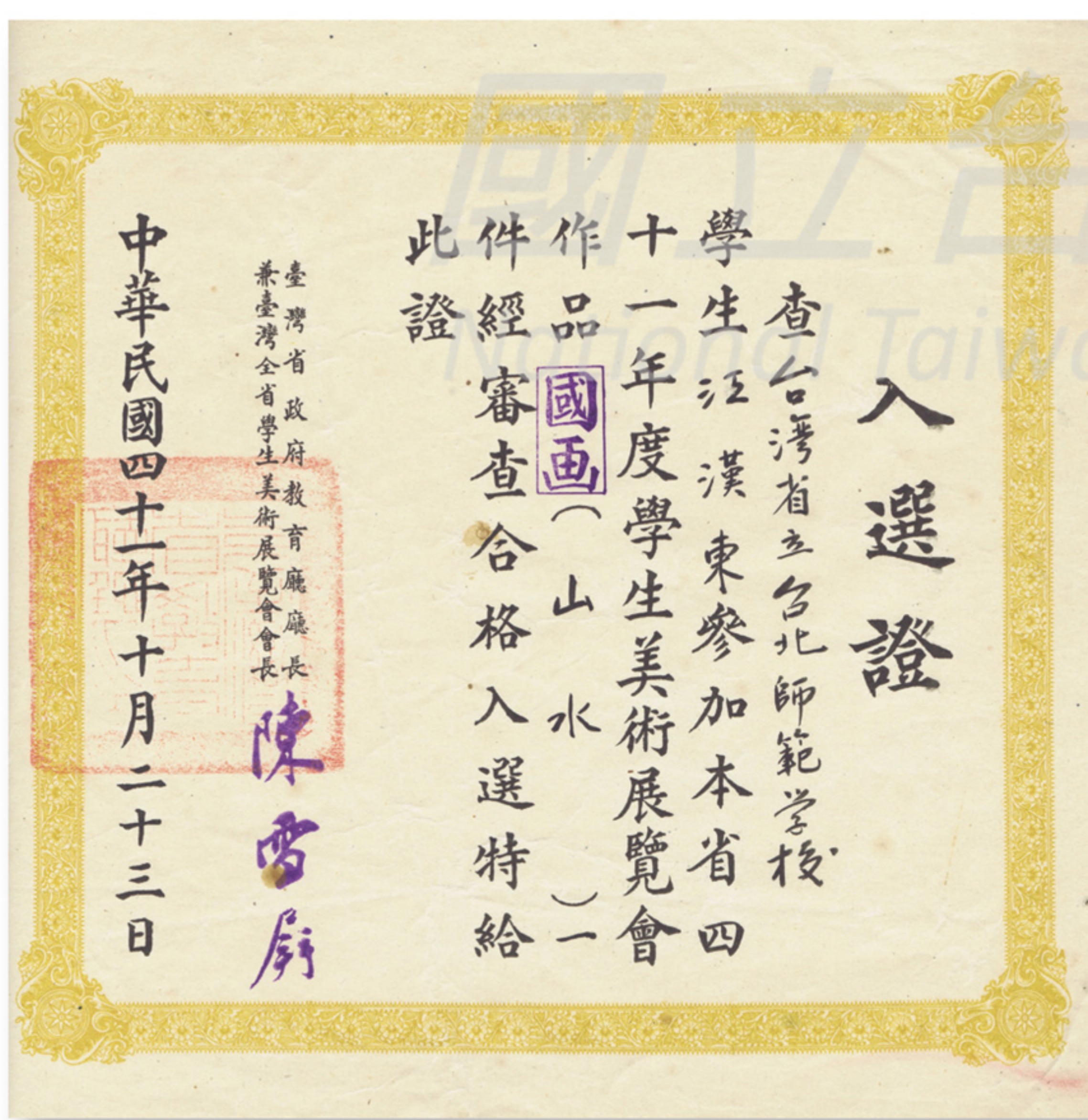
1951年，江漢東參加臺灣省40年度學生美展得獎證書。



1951年，江漢東參加學校論文比賽得獎證書。



1951年，江漢東參加中華民國第10屆美術節得獎證書。



1952年，江漢東參加臺灣省41年度學生美展得獎證書。

心中一旦充滿了堅定的理想，江漢東即使挨餓也要往藝術之路奮進，他在鄉下教書省吃儉用，竟能每個月省下六十多元，為避免貨幣貶錢，一如大陸時期，他固定換成兩錢黃金，共存了十個月，買了二十錢黃金，他湊足日後的學費，再接再厲，1950年又考上了臺北師範學校。

當了不到一年的鄉村教師，再重當學生，江漢東十分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，在校中他努力畫素描、水彩、圖案畫，本來他嚮往臺灣就是因為臺灣可以看到日本人翻譯的西洋美術資料，

在大陸則看不到，因而在校期間他努力汲取新知，他的學業成績極佳，每學期總是名列前五、六名，尤以國文及圖案成績最高，體育最差，音樂尚不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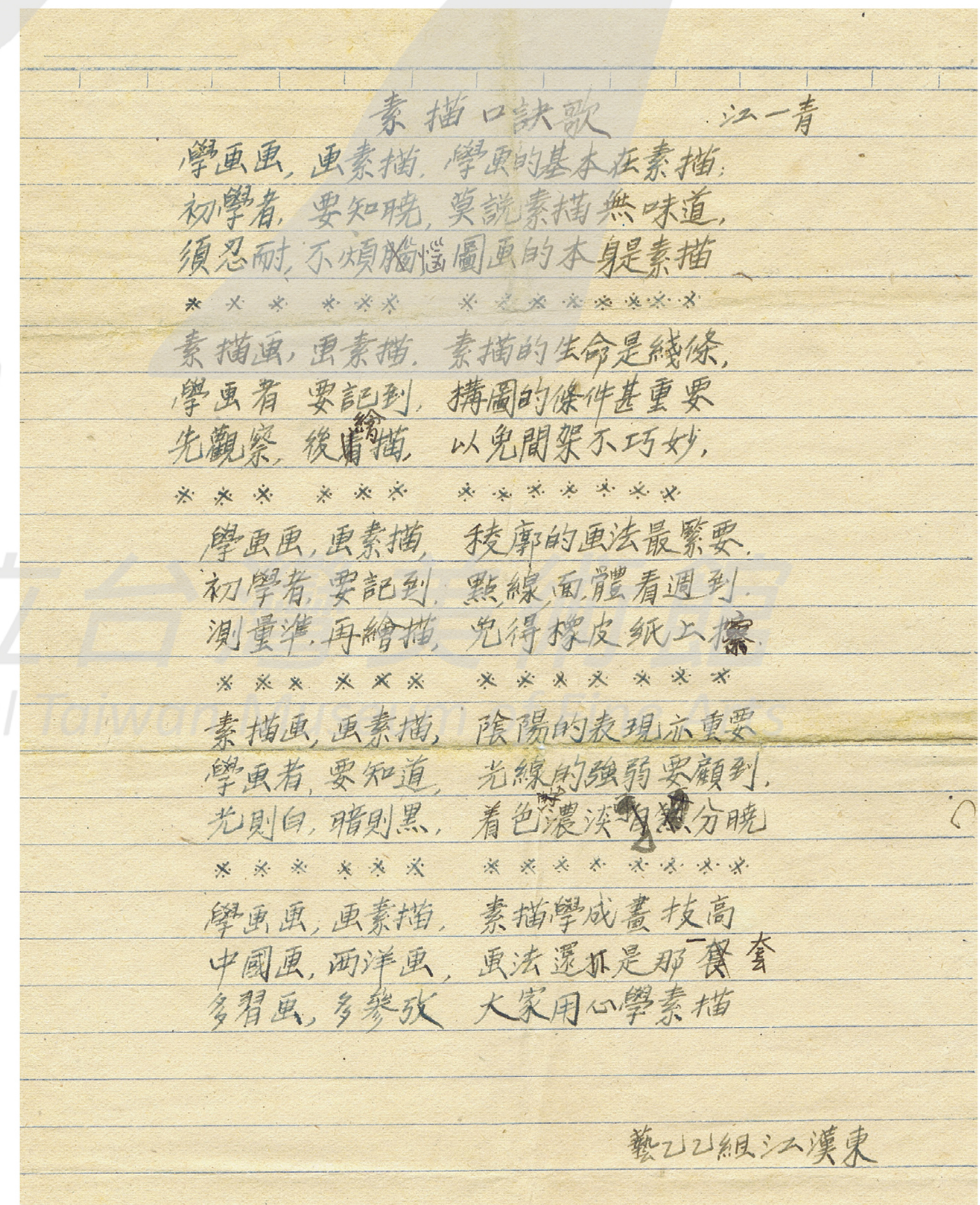
素描口訣，琅琅上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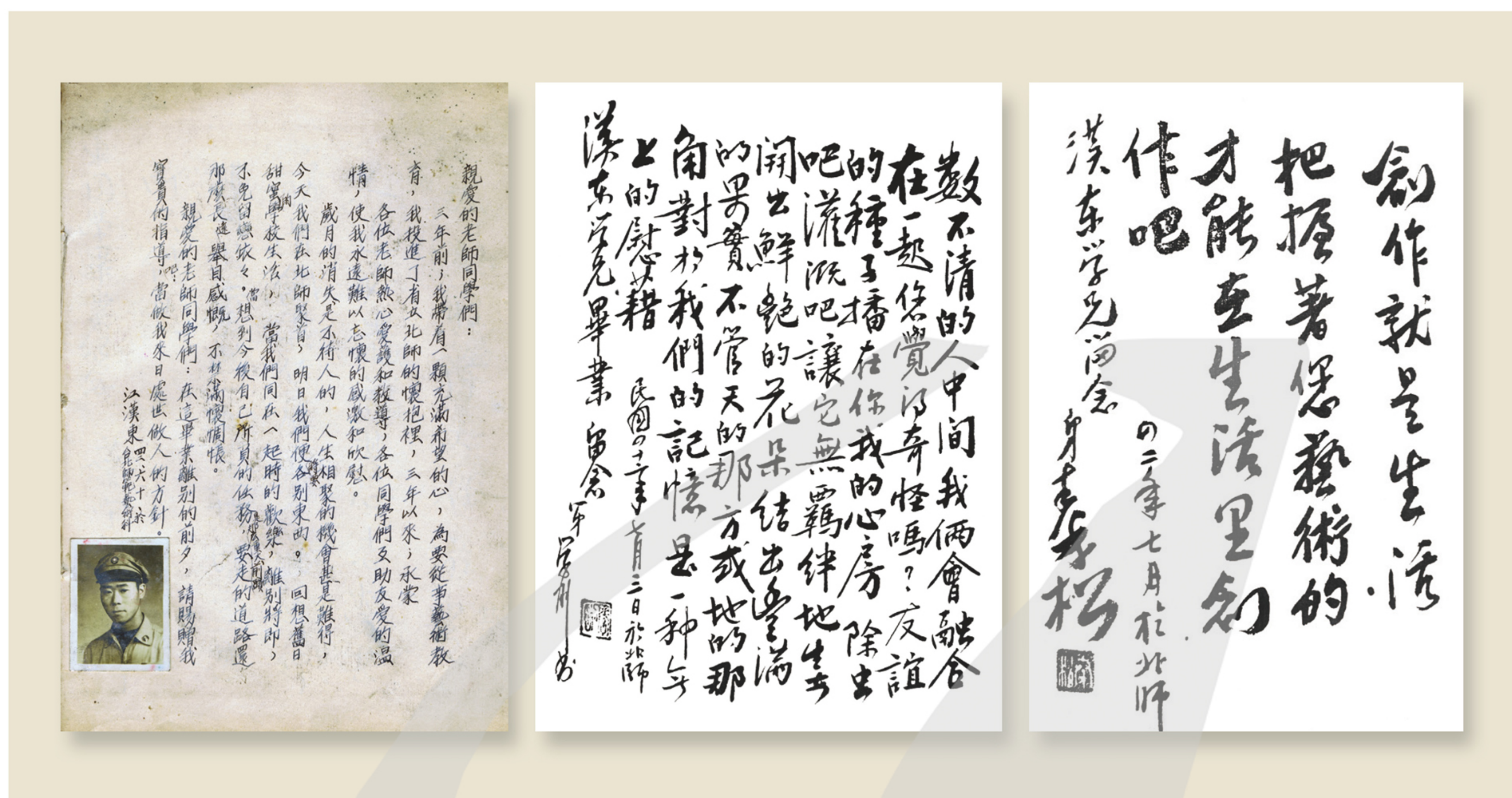
妙的是，江漢東為把素描畫得更好，把老師上課教的素描原理編成一首琅琅上口的口訣歌，以便作畫時把握素描祕訣，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50年代，江漢東學習素描時自編的「素描口訣歌」。

素描果真在江漢東未來的版畫創作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他認為：「素描追求的是『線』與『形』，做平面化的表現，稱為『造型』。」尤其是版畫，起稿非常重要，一旦完稿刻下去便更改不得，他深深覺得當版畫家更要有紮實的素描基礎。

當時班上和江漢東同學的有：霍剛、秦松等人，雖然學校的教育是以培養國校教師為主，但每一個人都有一肚子做藝術家的抱負。正當他勤快地鍛鍊素描時，他卻經常聽得霍剛、秦松與學弟蕭勤意興風發地談論現代藝術思維，原來他們拿著烈





【左圖】江漢東所寫臺北師範學校畢業感言。

【中、右圖】北師同班同學霍剛及秦松為江漢東題寫畢業留言。

士遺孤的零用金，課後，私下向前衛藝術家李仲生學畫，他們常去宿舍高談闊論，許多藝術派別都是他聽所未聽，聞所未聞，他只有乖乖聽的份，他雖也興起衝動，很想與他們一起去安東街畫室習畫，只是阮囊羞澀，他只能靠著每學期賣一個藏在枕頭下的金戒指度日，更遑論有多餘的錢再學畫。他也只能在學院教育的有限資源下，苦練素描，二年級時他的一張人物素描便入選全國動員美展，令師生刮目相看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。

北師藝術科三年同學，江漢東和霍剛的交情匪淺，畢業時他請霍剛為他題寫離別贈言，霍剛提筆第一句便寫道：「數不清的人中間，我倆會融合在一起，您覺得奇怪嗎？」而最後一句則寫著：「不管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，對於我們的記憶是一種無上的慰藉。」霍剛後來旅居義大利，一去四十餘載，他們倆仍魚雁往返，不多也不少。霍剛在歷史博物館為江漢東舉辦的紀念展畫冊上，特別為老友撰序，他談起老同學在校時總是聽得多、說得少，是相當用功的好學生，雖然他話不多，但若與同學談到高興時還會嘿嘿地笑，又說江漢東平時也總是面帶笑容與人為



江漢東（左）與好友攝於60年代。

善。

霍剛也稱許江漢東的畫「完全是出自內心的喜悅而作真摯的表現」、「能使人感受到永恆的宇宙生命中人性的喜悅」。霍剛的確是他的深交摯友，完全讀懂老友的心。

江漢東一畢業選擇臺北市東園國校任教，只因學校擁有一套「世界美術全集」，而且還有設備良好的美術教室，他視若珍寶，學生放學後他還在教室的黑板上繼續練習畫畫，甚至睡在教室，一如他所說的自己是個苦學生、窮教員。

可是江漢東卻是人窮志不窮，他一邊教書，課餘不忘畫水彩，做版畫，也學日文，為的是看懂日文美術畫冊，畢業才正是創作的開始。



60年代，江漢東與霍剛合影。

師李仲生，學立體派

李仲生的教學以自由啟發的研究方式，開發學生個別的潛在性，指導學生各自走到自己繪畫的原創性。在江漢東尚未向李仲生學畫前，安東街的畫室早有霍剛、蕭勤、李元佳、蕭明賢、陳道明等他北師的校友為班，另也有一班是吳昊、夏陽、歐陽文苑、金藩、劉芙美等畫友組成。

這位當時畫壇的前衛另類——李仲生，1932年在上海與熱愛現代藝術的畫家成立「決瀾社」倡導現代藝術。1933年進入東京日本大學藝術系西洋畫科，並加入「東京前衛美術研究所」，也參加日本「二科會」前衛藝術展。因而他的教學絕對不同於傳統學院式的灌輸方法，而是如



2015年，由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「意教的藝教／李仲生的創作及其教學」展，展場中陳列多幅李仲生的繪畫作品。（王庭玟攝）



「意教的藝教／李仲生的創作及其教學」展中，江漢東以受教於李仲生學生的身分展出作品〈人之初〉。（王庭玟攝）



1979年，江漢東（右2）偕妻兒與老師李仲生（右1）合影於李仲生個展會場。



藤田嗣治 自畫像 1921
油畫畫布 99×80cm
比利時皇家美術館藏

蕭勤所說的，是以眼、腦、心、手並用的方式，著重創作的的基本訓練，強調藝術家個性的啟發。

當第一天江漢東踏入李仲生畫室時，李老師開門見山地向他說：「你是臺北師範藝術科畢業的，你要丟掉過去所學的一切，重新開始。到我這裡來就是進入研究所。我指導你研究現代繪畫。」江漢東一聽，內心十分震撼，心想：「北師三年豈不白費了。」他正愣在那兒，只聽得李仲生繼續說：「不錯，一點都不錯，當年藤田嗣治到了巴黎，就丟掉在東京美術學校所學的一切，重新在巴黎起步。」江漢東聽到「重新在巴黎起步」才信心大增，掃除了一臉的狐疑。因為從小他在鉛筆、蠟筆中塗抹出的彩色畫，老師們

都鼓勵他未來去巴黎留學，這次他從李仲生口中又聽到「巴黎」兩字，更激起他一圓巴黎夢的決心。

然而當江漢東面對畫板上的畫紙時，他久久不敢下筆，只能發呆，李仲生告訴他：「自自然然，自由自在畫下去。畫一段時期以後，我會指導你畫屬於你自己的畫。」於是他鼓起最大的勇氣，硬著頭皮畫下去，他每週來畫室上課兩次，每次兩小時，有時李仲生講到興致勃勃，往往超過四小時，天暗了他才踩著腳踏車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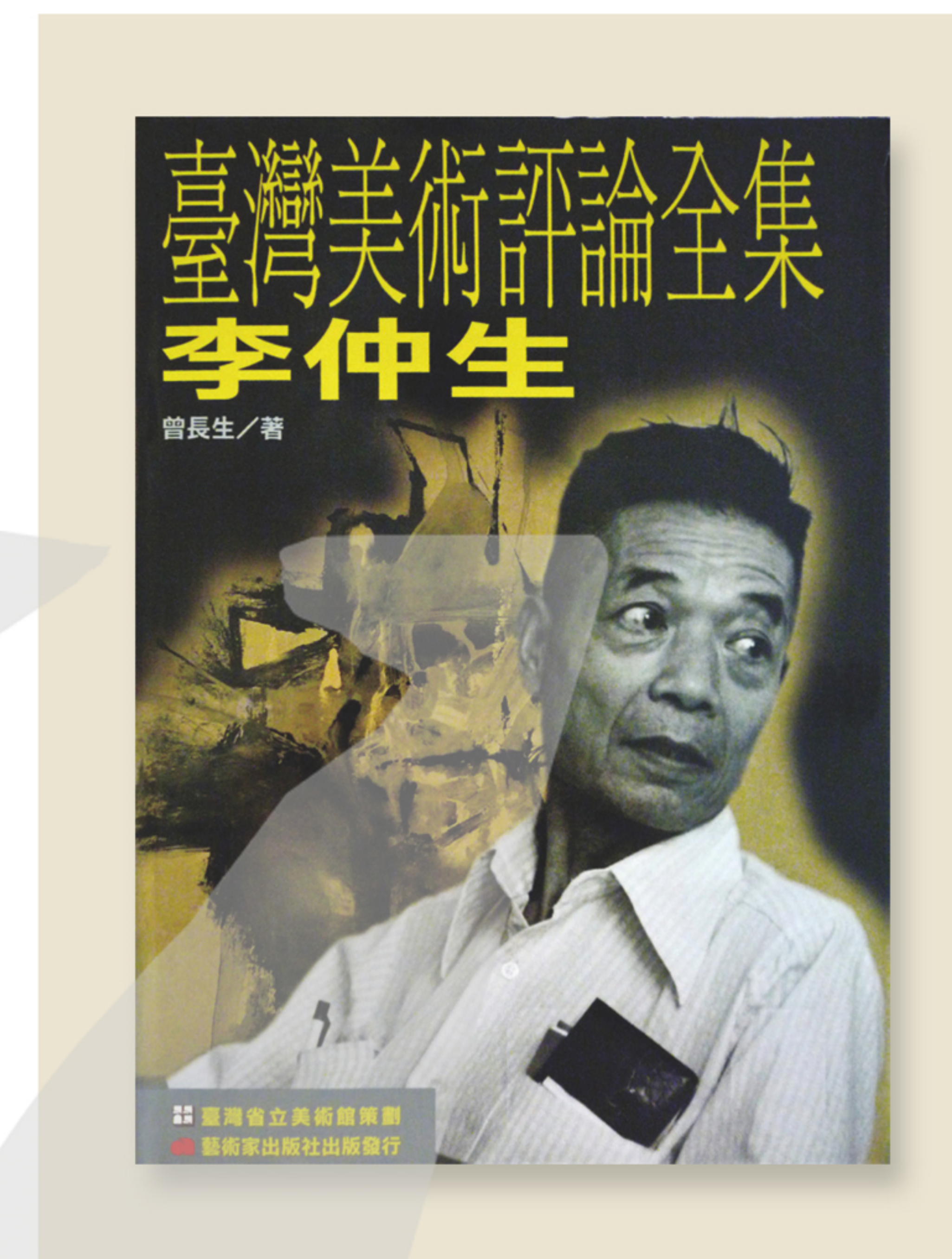
李仲生的指導教學是不示範，不改畫，他所謂的「前衛藝術教學法」就是「動口不動手」，江漢東認為與其說他們是到李仲生的畫室學畫，不如說是到畫室接受李仲生的藝術思想和觀念。吳昊回憶：「一到星期日，李仲生便約兩班同學在茶館喝茶，並介紹日本美術雜誌給他們看，又講解現代繪畫的理論，新古典、野獸派、立體派、超現實、抽象繪畫。」李仲生開啟學生對現代繪畫的了解。所以江漢東每次上完課內心都感到無比的充實。他的確感覺李仲生的教學與學院因循守舊的教法迥然不同，他相當用心地學習，幾乎從不缺課，與他同組的同學很

〔右頁上圖〕
1999年，由臺灣省立美術館策劃、藝術家出版社出版的《臺灣美術評論全集／李仲生》一書封面。本書對李仲生有詳細介紹，書中並登載李仲生美術論述的文章。

〔右頁下圖〕
闊別二十多年，蕭勤到彰化看望李仲生老師。（藝術家資料室提供）

少去，所以他常有機會接受李仲生的單獨教導。他覺得李仲生是一位平易近人，和藹可親的長者、朋友、老師，有時李仲生也會與他聊天，談起他是廣東韶關富豪之子。江漢東記得李老師告訴他：「我父親給我一筆錢，我又申請到庚子賠款最後一次獎學金。我把家裡寄來的那筆錢拿來零用，獎助金全部購買了書籍。回國時我帶了一船的書回到家裡，擺滿了屋子。」聽得江漢東十分羨慕，因為李仲生不是「學富五車」而是「學富一船」，他就靠著他的學問，讓學生了解如何及為何去畫。

江漢東從李仲生學畫，是新生的蛻變，他總是一面學，一面領悟，他先從初期立體主義入手，研





1955年江漢東（後排右1）與指導的美術學生合影。

究形的分解與結合，畫了好一陣子，都是形的理性分析，很有畢卡索味道，李仲生適時地提醒他：「立體主義是知而後畫，它對現代繪畫的貢獻就是畫面革命，初學者很容易畫得跟畢卡索一樣，這樣豈不又讓他牽著鼻子走，做了他的奴隸？」李仲生一語驚醒夢中人，江漢東從此改用一根線條來造形，研究「形」的意義。

李仲生常給學生觀賞西方大師的畫冊，並強調日本藤田嗣治，把東方的精神融入西畫，於是他鼓勵學生從中國傳統出發，創造現代風格，才是中國的現代畫家。為了邁向現代，同時又是中國的繪畫，李仲生的學生們，紛紛在中國深厚的文化根源中找尋創作的因子，蕭明賢從甲骨文裡找，李元佳從書法裡找，蕭勤從平劇裡找，吳昊從民間藝術裡找，江漢東則從民間戲曲裡找。每一個人都在挖掘傳統，同時又轉化為現代繪畫語言。為了更豐富自己的藝術基因庫，江漢東也不斷汲取敦煌藝術與印度藝術的養分。



60年代，江漢東參加學生畢業旅行時留影。

躲防空洞，切磋畫藝

對現代藝術充滿孺慕之情的江漢東，時常與那群北師的藝術伙伴或在軍中服務也是李仲生學生的吳昊、歐陽文苑、夏陽等文藝青年，一起混迹龍江街防空洞。這防空洞是由在軍中任少尉的吳昊所管理，約四十坪大的平頂水泥屋，厚牆、無窗，原是日本人所遺留，竟搖身一變成為吳昊等軍中三人組的創作祕密基地。

防空洞冬暖夏涼、號召力十足，有時大夥兒躲入洞裡排演話劇，有時舉辦婚禮，有時開聖誕節舞會，熱鬧非凡，吸引了當時畫壇的席德進及嶄露頭角的顧福生、劉國松、莊喆、秦松、李錫奇、陳昭宏等年輕藝術家，也常去防空洞聚會。此外景美國校也是他們磨礪武功，品評畫作的好所在。

1955年李仲生突然關閉安東街畫室，讓欲學畫的小伙子吃了閉門羹。李仲生雖然離開臺北，那群熱力四射的藝術弟子，1956年乾脆成立「東方畫會」相互勉勵、切磋，翌年11月舉辦「東方畫展」於新聞大樓，作家何凡稱東方諸子為「八大響馬」，表彰他們在藝術上有如「江洋大盜」勇於闖蕩的精神。

身為「東方」諸子的老師李仲生，人已移居彰化員林，根本不敢來參與東方畫展，怕被誤認是他帶頭興風作浪，在白色恐怖的50年代，保守勢力，欲加之罪何患無詞。十分尊敬李仲生的江漢東，好不容易入了師門，卻又失去受教的機會，只好改與老師通信，滿足自己的創作慾。

江漢東教書之餘，一邊創作版畫，也參加臺灣省教育會主辦的雕塑講習班，作品〈戲〉也入選全省教員美展，另一幅傾向抽象畫的作品是第四屆全國美展的精選佳作。對於藝術，他總是兢兢業業，勤奮精進。

1957年「東方畫展」於臺北新聞大樓舉行，圖中央的建物即為大樓外觀。

